

王安忆著

海

派

女

作

家

文

丛

人世的沉浮

上海是个奇异的地方，江岸的纤歌似还在耳畔萦绕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却照亮了不夜天，转瞬之间，一切又循入往事，于是，人世的浮沉便演出得很频繁，在这些频繁的浮沉中，人心则得到极大的锻炼和考验，它须在一夜之间，领略豪富和贫穷，高贵和低贱，热烈与冷清，光荣与寂寞……

文匯出版社

人世的沉浮



王安忆著

 文匯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陈 伟 徐晓蔚

封面装帧：周夏萍

I247.47/75

· 海派女作家文丛 ·

人世的沉浮

王安忆著

15974296356 dms

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市译成印刷厂印刷

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：850×1168 1/32

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：225,000

印数：1—6000 印张：11.375

ISBN 7-80531-397-0/I·18

定价：16.50 元

目 录

好姆妈、谢伯伯、小妹阿姨和妮妮…	(1)
鸠雀一战 ……………	(142)
逐鹿中街……………	(175)
好婆和李同志……………	(231)
人世的沉浮……………	(263)
文革轶事……………	(266)
跋——上海的女性……………	(359)

好姆妈、谢伯伯、小妹阿姨 和妮妮

好姆妈不生养，走进走出免不了被人多看几眼。其实看上去很好，块头不算很小，也结实，气色红润，臀部的宽度也可算够了尺寸，虽不曾生养，看上去倒像是已经生过几胎的样子。于是便怀疑到她男人谢俊和。谢伯伯身坯也很高大，不算胖也绝不算瘦，一张面孔天庭饱满，地角方圆，腮上被剃胡刀刮得一片苍青，十足男人家样子。然后，就很自然地想到他俩之间的那种关系，这个疑问也被他家保姆小妹阿姨排解了。

小妹阿姨原是隔壁六号张家阿婆的陪房娘姨，很受东家的信赖，后来，张家公公和张家阿婆都死了，几个小辈就不再买她的帐，她深感忿懑，怏然离开六号，到了五号谢家。除此以外，还帮十号周家买小菜，一号王家洗衣裳，收入相当可观，她又没有结婚，所以就过得十分宽裕。她不像一般阿姨那样，吃在东家一起，而是向好姆妈

提出，将饭钱另外算给她，她自己烧来吃。她说她这个人十分疙瘩，世上有多种东西不吃，鱼只吃河鱼，并且要有鳞的；肉只吃精，不吃肥；家禽只吃鹅，不吃鸡鸭；蛋则是吃鸡蛋不吃鸭蛋、鹅蛋；鸭子一身只吃一副肫肝。好姆妈一听就想打退堂鼓，这么考究的阿姨，弄到头不晓得是谁服侍谁了。她深怕本末倒置，可无奈小妹阿姨意在谢家十分坚定，好姆妈是个儒性子，拒绝人的话是无论如何说不出口的。这样，小妹阿姨便自己开起伙食，吃得十分用心；而谢伯伯夫妻俩，是一砂锅蹄膀就好打发的。吃是这样，睡则睡在大房间后面的朝北的小房间里。这个小间本是套在大房间里的一个箱子间，不过除了与大房间相通的门外，另外还有一扇门可以进出。通往大房间的门关死了，用一只大橱挡上。挡是挡上了，声音却隔不断，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。而没有结过婚的小妹阿姨，对那些异常的声响又有着特别的敏感。当人们对好姆妈和谢伯伯的那种关系有所疑意时，她总是不作声，然后微微含笑反问：“是吧？噢。我不晓得。”等人谈腻了这话题，转移了，或者干脆走散去各忙各的了，她却扯了扯三楼宁波阿娘的衣角，凑到她耳边，将声音压得极低、极低：

“我实话告诉你，阿娘，你不晓得，那是一夜都不漏掉的呀！”

“哦？”阿娘一吃惊，转过脸，望着小妹阿姨。小妹阿姨脸色微红，躲避似地躲开了阿娘的视线：

“外面看看是蛮正经的，都是有文化有工作的人——”她刹住了话头。

“这怎么吃得消！”阿娘这才说出话来，这话说得露骨，她想起小妹阿姨是不曾结过婚的人，便也有些脸红，解嘲似地笑了。

小妹阿姨也笑了。两个人就一起吃吃地笑了起来。

这些讨论全是在背后，到了面前就不是这样的了，而是轮番地来问好姆妈：

“怎么不养一个啊？养一个玩玩嘛！就两个大人，一日到夜，有多少话讲？”

好姆妈不忍拂了对方的好意，就说：“过去年轻不想要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又怕养不好了。”

人们便越加热情起来：“怎么会养不好？你和谢伯伯都是相貌堂堂，又聪明，怎么会养不好！”

面对这样的鼓励，她只好说：“年纪大了，养也怕难养。”

“剖腹产嘛，现在已经有不少人做过剖腹产了。剖腹产很好，一点不痛。自己养，无论多大年纪都难养的。”于是，便纷纷回想自己生儿育女的苦楚，细细地述说，直说得从没生养过的她窘得涨红了脸，走也走不脱，只好硬着头皮坚持，听到最悲惨处，她不由自主地夹紧双腿，宛如上刑，而心底却隐隐地有着一种奇怪的忌妒。

她迫不得已拿出了最后一块挡箭牌：“我并不欢喜小孩。”

却遭来了热烈的反驳：“你不喜欢小孩？瞎讲罢了，你会不喜欢小孩？”

连好姆妈自己都觉得是在撒谎，不由低下了头。她没

有小孩，看见别人的小孩就格外喜欢，觉得那笨拙的一举一动好玩得要命，闹夜的啼哭也好听，屁股上的青记也好看，尤其是那股扑鼻的奶香，当她抱起任何一个小毛头，都要忍不住地朝毛头的胸脯上拱几下。好姆妈这个名字就是让前后隔壁的小孩子叫响的，叫到后来，连大人也都跟着叫了起来。实在走投无路，她投降了：

“我，我养不出。”

“你，好姆妈，养不出？怎么会？不会养不出的，只要想养。”人们惊讶得了不得地表示不相信，经她再三强调，解释，才承认了现实。然后，则是深沉的叹息，表示着惋惜和遗憾，叹息过后，就开始了安慰：

“不养也好，养个小孩苦得很，也烦得很。”

这么说，好姆妈又不能苟同了，因她仍然是想要孩子的，所以就不说话。

“想等他长大，享他的福啊，那是想也不要想的。”

好姆妈确实不曾这等功利过，她想要小孩只是因为想要小孩。这大约是女人的天性，就像小时候，女孩一定要有一只甚至几只娃娃，大起来也一定要有小孩的。她无数次地想象过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样的，鼻头像谁，眼睛像谁，嘴像谁，脾气像谁。慢慢地，心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孩的形象，集中了她和她男人的放大的优点。眼睛自然是大的，有一点吊起，像她；鼻子，自然是挺的，鼻翼不要太肥，要像他；嘴唇要有棱角，大小倒不论；皮肤要细腻，黑白也可不论；脸形要是圆圆的，略略的往下削，这样长大就可望是一张瓜子脸，甚至是一张鹅蛋脸，是男是

女就随便他去了。

更有些热心人找了好医生，陪她上“红房子医院”、“国际妇幼保健医院”去看过，看不出什么毛病，样样都正常，很好。谢伯伯也去检查了，同样是很正常，很好。可是，就是不养，没有一点办法。中医也看过了，吃了无数帖中药，吃得反胃，还是不养。折腾了十几年，过了四十岁，她也就死了心。除了在心里继续编织着孩子的形象，以作消遣，再不作任何行动，心情也慢慢平静下来。要说生活，也可说是比上不足，比下绰绰有余，谢伯伯的工资很高，好姆妈尚有一份不高不低的工资，夫妻感情也和睦，从不曾正经地吵过闹过，日子过得蛮舒服。小妹阿姨又十分能干，把个家料理得干干净净，妥妥贴贴，想吃什么，对她说一声就行了。衣服也洗得清清爽爽，不让好姆妈操一点心。因为没有生养，还显得后生，邻居们也常常恭维她：

“好姆妈显得多少年轻，大小姐似的。”

她知道自己再后生也不至像大小姐那样，听了这恭维不由有些惶惑，一边客气着：“阿娘真会寻开心。”一边快快地挪动脚步，进了门里，全没看见阿娘对着正洗衣裳的小妹阿姨颇有深意地微笑。

小妹阿姨喜欢把衣服放在脚盆里，搬到后弄堂里洗，尽管厨房里有水斗，楼上有浴缸。她坐在小矮凳上，在搓板上“啃吃啃吃”搓衣服，搓一会儿，展平了看看，摇摇头，再“啃吃啃吃”搓，再展平看看，便叹了一口气。对二楼的菊香奶妈说道：

“这家人家的衣服最最难洗了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油腻似的，洗不掉。”

菊香奶妈伸过头看看，看见一层浓厚的肥皂沫，便点头道：“真的咧，油真大。”

小妹阿姨放下衣服，走进厨房提了一吊滚水，直浇下去，一股水汽和着一股肥皂味腾起，她半掩着鼻子说：“你嗅嗅，你嗅嗅，气味多少重啊！”

菊香奶妈缩了缩鼻子，点着头说：“真是，这是什么气味啦！”

小妹阿姨重新在小矮凳上坐下，“啃吃啃吃”搓衣裳：“我自己的衬里衣裳，穿一个礼拜，肥皂水里用手一搓就清爽了，他们的衣裳怎么会这么难洗？我也想不通了。”

“有油嘛！吃的油水足，身上就出油嘛！”菊香奶妈大敞着怀，由那毛头吃奶。她的奶又多又好，只管给毛头吮，毛头一叼上奶头就不哭，她省了心，两下都方便。

“女人家油这么大也少见的。”小妹阿姨嗫嚅道。

“我们乡下都讲，雌鸡油太厚不生蛋！”菊香奶妈没说完，就笑得前仰后合，那毛头却呛了奶，咳了起来。

“小鬼太促狭了！”宁波阿娘骂道，也忍不住笑。

好姆妈坐在前面客堂间里结绒线，脚搁在紫红的平绒拖鞋上，拖鞋搁在发亮的打蜡地板上，淡青色的绒线团从皮沙发上滚落，她也不去拾，听凭它滚进墨绿色的床罩里，床罩边上的流苏被绒线团碰得摇动起来。她一针一针织着，很有节奏。听到外面一阵阵疯笑，并不知道笑的是

什么。她却想起刚才宁波阿娘的恭维话，心里颇不自在。她虽看不见她们的表情，可她们的目光却使她的背脊感到压迫。在这些目光的逼射下，她觉着自己不是个完整的女人似的。要说也是，一个女人没有孩子，可不是不完整了？下午将暮的阳光照在东壁，涂了一面黄色的亮光，她感到了惆怅。渐渐停了编结，陷入了沉思。假如有个孩子，在脚边和她搅搅，那会是热闹得多了。那孩子会逐渐长大，会很懂事，而她则渐渐老去，行动都困难，要有个孩子陪着才好。她又开始想孩子了。她忽然想到，可以去领一个孩子。

夜里，上了床，她便把这个意思向男人说了。谢伯伯曾有一度也是非常地想要孩子，可就像一个高潮过去了似的，现在也渐渐默认了现实，淡薄了许多。没有孩子，固然是缺憾，就像一份人家终其不成一份人家似的，终归缺一只角。可是虽没孩子，他却疼爱他女人，女人比他小八岁，他把她当女儿似的捧在手上，把应给予孩子的那份心疼全加在了女人身上，也同样从女人那里得来了加倍的心疼。虽然女人已是四十岁出头，男的更是往五十奔的人了，可大约是因为没有小孩，日子过得清闲优裕，两人的身体像年轻人一样健康，没有一点衰退的感觉，过得非常协调。这协调补偿了没有孩子的缺憾，以至使他们从不曾想到为这个问题吵架甚至离婚。只有好姆妈使性子的时候说过那话，也是当气话说说，谁也不当真，倒反换来一番慷慨言辞和柔情蜜意，那一个夜晚，便格外的不平凡，心荡神怡，魂销肠断，使平静的生活有了波澜。因此，看到

别人家虽然有了孩子，却为着种种原因闹得不亦乐乎时，谢伯伯甚至认为自己的生活是美满的了。

然而，一旦念头提起，便又重新激起了他对小孩子的向往。他不由得想象着，房间里有着一个小孩在活动，是一个女小孩，他喜欢女小孩。他要像他的有一些同事们那样，让女儿从小学一样乐器，钢琴或是小提琴；再像另一些同事那样，学习一门外语，英语或是俄语。他要她漂亮，大方，读书聪明，戴三道杠，考上重点中学，再考重点大学，再出国留学，让大家全羡慕他这个做父亲的。他被自己的美好憧憬激动起来，便回答道：

“要领就领一个女小孩。”

“男小孩女小孩我都喜欢。”好姆妈说。

“女小孩好，”谢伯伯坚持，“女小孩有感情。”

“对，女小孩贴心。”好姆妈同意了。她想到，领来的孩子没有血缘的关系，全凭感情来维系，女小孩自然比男小孩容易产生感情。而且男小孩养得再大，也是人家的血脉，而女小孩在血脉的承继上似没有男小孩那么牢不可破。于是，她心目中那个遐想的孩子便有了性别。接下来是取名字的问题了。好姆妈建议取两个，一个大名，一个小名，小名叫咪咪，大名叫丽娜。谢伯伯说小名叫毛毛，大名叫兰妮。好姆妈说，小名叫毛毛还是咪咪尚可以商榷，“兰妮”则是万万叫不得的，因为，这样的名字到了学堂里，极有可能被起外号叫作“烂泥”。这简直太不好了。谢伯伯就说，干脆叫兰兰，好姆妈说太土太俗，要么叫尼娜。谢伯伯却说明明是中国人偏起外国人名字，反倒

“洋泾浜”得很了。讨论到最后，便确定大名叫谢妮，小名就叫妮妮，这个“妮”字听起来有点土，看起来则很洋，又是时下少有的单名，也很别致了。然后讨论装束，好姆妈说要留长头发，用火钳轧轧梢，扎一只蝴蝶结，谢伯伯则说还是童花头好看，像个日本娃娃，好姆妈讲就怕弄不好，结果像一只马桶盖。争了半天，人在哪里还不晓得呢！谢伯伯笑了起来，好姆妈也笑了，楼上的收音机“嘟嘟”地报了二十三点，谢伯伯伸手关熄了床头灯。

小妹阿姨房间里透进的几线细丝般的光亮灭了，顿时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这小间只有一扇窗，对着天井，天井套在厨房、厕所当中，四周是三层楼高的墙，活像一口深井，透不进一点点阳光或者月光，小妹阿姨睡得早，这时正好一觉睡醒，楼上的收音机关了，四周毕静，大房间里种种细碎的声音就变得响亮起来。她不由自主地屏息敛声，细听着每一点响动，根据那一点响动再推测其来源，不由得脸红心跳，便愤怒起来，不出声地骂着，或者用牙齿咬着被头。

小妹阿姨原籍是浙江余杭，十二岁时就给乡里首富人家买去当丫头，看她聪敏伶俐，人也生得端正，就在太太小姐房里做贴身的活，后来，大小姐出嫁到上海张家，把她当作陪房娘姨一起到了上海。姑娘是个懦弱人，什么都倚仗她，姑爷要讨小老婆要她帮忙想对策，姑爷嗜上赌博也要她拿主意，姑爷是只晓得吃吃玩玩、百事不管的大少爷，一大份人家都交给了她似的。小孩子不怕爹娘，独独怕她，她会想得出办法让爹娘惩治他们。她在张家如鱼得

水，虽说是个下人，实际上却谁也不把她当下人看待。只是年复一年，眼睛一眨，到了婚嫁的年龄，张家虽舍不得她走，可也不能耽误她的终身大事。她也诚心想要嫁过，却总不称心。要她回乡下去，她是死也不回的，那乡下的日子，她一日也过不惯了。回了一次家，不过一礼拜，带了一身不舒服回来，又是泻肚子，又是身上起泡。要嫁个做工的，她也起心不愿意，那一身臭汗就嗅不得。她在张家过的是什么日子？要嫁一份好人家，却又难了，无论怎么讲，她是个帮人家的娘姨。后来，解放了，又有人劝她，还真帮她介绍了一个人，是个干部，工资也高，老婆生血痨死了，没有小孩，偏偏是个山东人，一口大蒜气味就叫她吃不消。一拖再拖，拖过了年纪，她倒慢慢的不想嫁了，就这么单身一个地过了下来，也过得蛮好。

大房间的响动静了下去，剩下几息微喘，渐渐消失，眼看着要静下来，却又忽地开了灯，几线光亮透过门缝钻进来，小妹阿姨闭着的眼皮抖了两下，她慢慢地睁开眼睛，屋里的黑暗淡薄了一些，显出家具的轮廓。一个红木五斗橱，这是张家送她的。张家阿婆生前说得清清楚楚，可死后小辈们却不认账。她可不客气，从乡下叫来两个堂房兄弟，硬是把它抬了出来。五斗橱旁边擦了三只樟木箱，是她这几十年来攒的东西。外人对此有许多猜测，唯有她自己心里清楚。大跃进那年，里弄劝她出去工作，她也顾虑帮人家不是一生一世的事，总会有一天老了做不动的。可她跑到工场间看了一眼就逃了回来，从此再不动别的念头，只是一心一意在张家做。只要看到这三口樟木

箱，心里就安定，什么也不怕了。

紧靠樟木箱的那面墙上，有着鼻涕虫闪闪烁烁的浊迹，她一阵心痛，灯却又灭了，黑暗罩住了一切。

二

好姆妈要领小孩子，热心帮忙的人很多。先是好姆妈的表姐姐上门来，推荐自己的小姑娘。小姑娘长得倒不难看，细眉长眼，一张小嘴像一颗樱桃，才两岁的孩子已经能说会道，样样懂得了。表姐姐说：

“领养小孩，最好是亲眷家的，血统上有联系，讲到底也是自家人。更何况知根知底，不会有什么偏差。”

好姆妈说：“姐姐说的自然有道理，不过我就怕，亲眷的小孩领了来，大人小孩总要常常见面，弄不好，会得戳穿，让小孩知道了亲姆妈就难办了。”

表姐姐笑了：“这个顾虑妹妹完全不必有的，小孩就像一只小狗，谁养和谁亲，只怕到后来叫她认我这个亲姆妈她还认呢！我堂房阿哥的一个小孩，三年自然灾害时候养的，一养出来，就让他奶妈带到乡下去，过了三年回上海，看到爸爸妈妈一点不要，直往个奶妈身上靠，妈妈去抱他，他就哭，直到现在，和妈妈还是很生分，看到那奶妈却亲得什么似的。”

听了表姐姐一席话，好姆妈便有些动摇，夜里和男人商量，谢伯伯略一沉吟，便说要不得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好姆妈倒吃了一惊。

“你这位表姐姐历来和我们过往不甚亲密，今日突然

来说此事，其中一定有点奥妙。”谢伯伯说。别看他身高体阔，一副男人家派头，心思却比女人还细，凡事想得周到。

“其中会得有什么奥妙呢？”好姆妈不能理解，人家情愿牺牲一个小姑娘，总不能说人家是来算计我们的吧。

“说不定是看我们没有后辈，要想做我们的继承人呢？”谢伯伯一针见血地说道。

“哦——”好姆妈出了一口冷气，真有点不寒而栗。

“这位表姐姐看上去就十分精明，是断断不会做出吃亏的事的。”谢伯伯越加相信自己的判断。

“那么我怎么去回她话呢？”好姆妈为难了。

“你就说，她的小孩固然很好，我们也喜欢，不过太聪明了，年龄也稍许大了一点，怕是骗不过她了。”谢伯伯教她。

当表姐姐前来听取回音时，好姆妈便照此一字不漏地回答了。表姐姐流露出莫大的失望和掩饰不住的不快，连如此善良单纯的好姆妈，都不得不怀疑表姐姐的用心了，同时则是更加佩服自己男人的头脑，庆幸没有中了圈套。

表姐姐这头打发走了以后，来了谢家的堂房弟弟，他大学毕业分去了甘肃，讨了一个当地的姑娘作老婆，在甘肃安了家，已经有两个男小孩了，弟媳妇却又怀上了第三个。他表示了想把小孩过继给堂房哥哥的意思。他说那小孩还在他女人的肚子里，只要哥哥嫂嫂说声“要”，一落生就抱了去，连面都不让见一下，纵然将来山不转路转，相遇了，也是认不出来的。他说甘肃生活极苦，养育两个

孩子已相当吃力，这第三个本不打算要，明明是上了环的，却想不到仍然怀上了，又发现得晚，要动手术也已经来不及了。好姆妈听着他的叙述，心里说不出的滋味，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这样容易怀上，有的人却这样不容易怀上，两下里平均平均多好。过了一天，堂弟又把弟媳妇带了来，意在让他们看看母亲的形象，可对其有正确的评价。那女人虽是外地人，倒长得端正大方。大眼睛，高鼻梁，只是皮肤很粗糙，布满了褐色的孕妇斑，头发很枯黄。这全是由于甘肃水土的问题，只要在上海养两个月，保险都转了颜色，那孕妇斑就更不能算了。好姆妈又有些动心，看看谢伯伯，谢伯伯靠在沙发上，矜持地微笑着，不置可否，她便也不敢造次。等客人走了。她立即问道：

“怎么样？蛮好的是吧？”

谢伯伯若有所思地一笑：“既是不想要，总有办法不要。不能流产也可以引产嘛。”

好姆妈不响了，看着他。

“我看堂弟是想给这个小孩报个上海户口罢了。”

好姆妈说：“小孩报上海户口和他有什么关系？”

谢伯伯哈哈一笑：“你真是太天真了，小孩子是上海户口，他们将来退休了，回来认小孩，长住在这里，你是让他住好，还是不让他住好？”

好姆妈有点不同意：“他不是讲，一生出就抱走，看也不看一眼嘛？”

“你倒都相信？”谢伯伯大有深意地又是一笑。

好姆妈却动气了：“你总是横不好，竖不好，这样挑